



中华民族风俗辞典

JIANGXIJIAYUCHUBANSHE



中華民族風俗辭典

趙樸初題



中华民族风俗辞典

唐 祈 彭维金 主编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新魏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26.5 插图3 字数 102.5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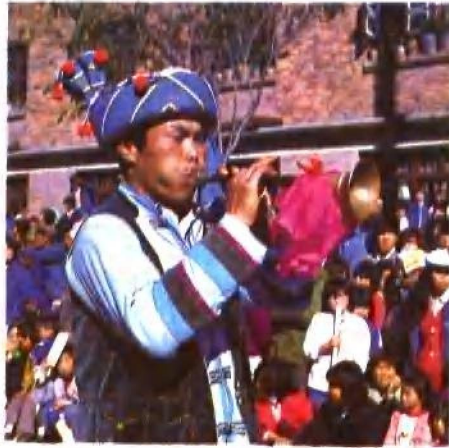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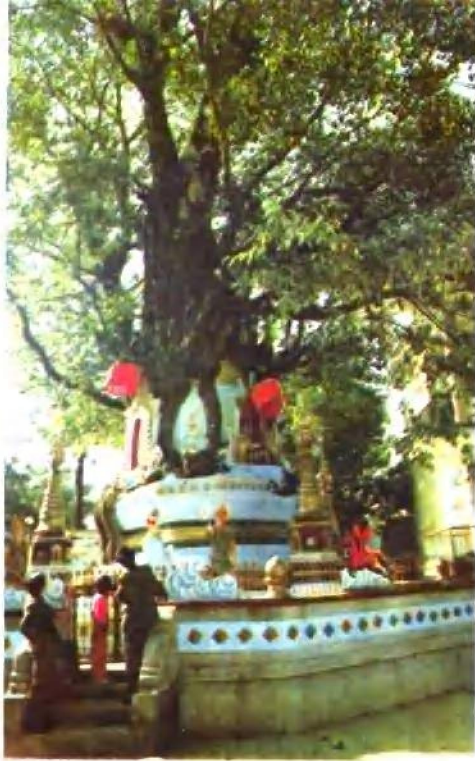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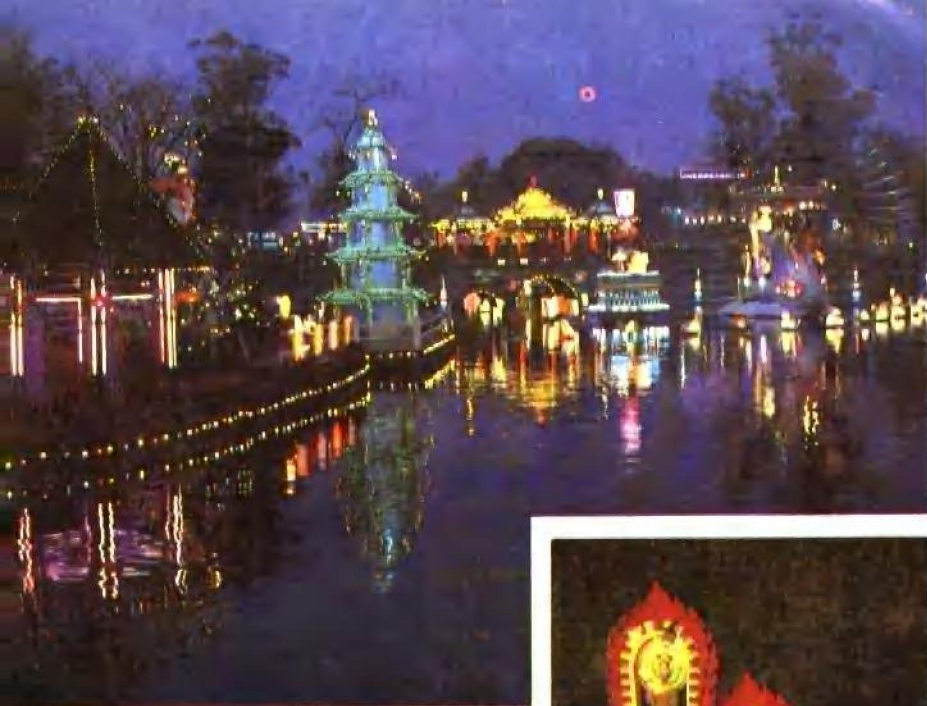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25,2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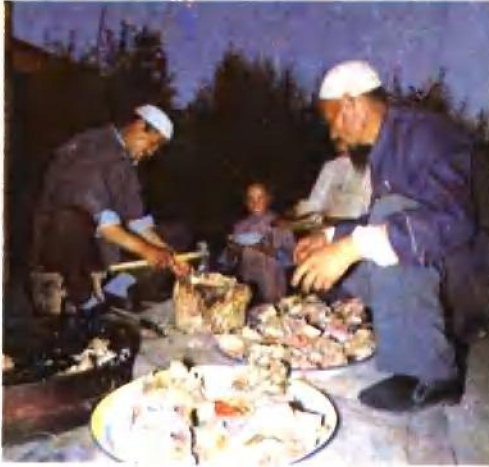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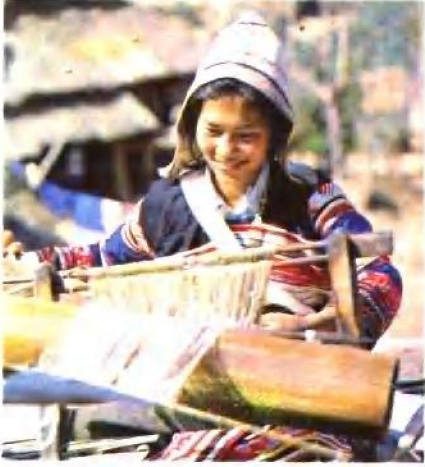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92-0232-7/Z·1

统一书号：7424·392

定价：8.70元













本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

主 编	唐 祈	彭维金		
编 委	王扎西 刘振基 和钟华 彭维金	左玉棠 买鸿德 唐 祈 黎尚诚	冉从恒 何全江 唐景福	刘 竹 李缦绪 曹继健
撰 稿 人	马承宗 王思宁 史军超 陈 彦 李缦绪 和钟华 段寿桃 唐景福 黎尚诚	马国英 东方既晓 买鸿德 攸延春 李志远 杨万智 哈达·宝力格 郭清祥 雷 波	马自祥 左玉棠 刘振基 何全江 李四明 杨照辉 曹继健 僧 格	王扎西 冉从恒 刘 竹 李 力 张雍德 赵 捷 饶芸子 彭维金 潘朝霖
责任编辑	张居中	赵子循		
封面设计	刘良德			

前 言

—

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，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，她在亚洲东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领土上生息、繁衍，一代一代奋斗不息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，为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光辉的贡献。解放以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各民族一律平等，团结互助，繁荣昌盛，共同建设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。

邓小平同志指出：“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，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，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、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。”“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，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巩固^①”。这是我们研究中华民族问题的正确指南。

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总称，她包括五十六个兄弟民族以及尚未识别的民族，分布在祖国各地。除汉族外，东北、内蒙古地区主要居住满、朝鲜、赫哲、蒙古、达斡尔、鄂温克、鄂伦春等七个民族；西北地区主要居住回、东乡、土、撒拉、保安、裕固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柯尔克孜、锡伯、塔吉克、乌孜别克、俄罗斯、塔塔尔等十四个民族；西南地区主要居住藏、门巴、珞巴、羌、彝、白、哈尼、傣、傈僳、佤、拉祜、纳西、景颇、布朗、阿昌、普米、怒、德昂、独龙、基诺、苗、布依、侗、水、仡佬等二十五个民族；中南、东南地区主要居住壮、瑶、仫佬、毛南、京、土家、黎、畲、高山等九个民族。

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，可以上溯到远古社会，各兄弟民族成长和发展，大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

^①《邓小平文选》，172页，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语言、地域、经济生活、文化风俗等等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特质，由此构成了各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。她不仅存在于悠长的过去，也还要在未来的时间中继续存在，这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，文化交流，风俗习惯彼此影响，又促进了各兄弟民族不断分散聚合、演变嬗递的历史进程，直到凝结为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统一体。这个结合过程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：“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，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，物质的生产是如此，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^①”。尽管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错误政策，在民族之间也有过矛盾、纷争和隔阂，但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，各兄弟民族渴望统一，和睦共处，文化风俗交融，在共同历史中孕育的共同感情，仍然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。

这里，我们想着重论述一下风俗与民族的关系。近几十年来，由于诸多原因，不少社会科学都属于禁区。风俗学是民俗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也同民俗学、民族学、宗教学等一同遭到禁锢，风俗学、民俗学几乎成为一片无人耕耘的荒芜领地。

风俗，是自人类社会以来，就长期存在的。“至有人类，则渐有群；而其群之多数人之性情、嗜好、言语、习惯，常以累月经年，不知不觉，相演相嬗，成为一种之风俗”。“有人心然后有风俗^②”。一国有一国之风俗，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之风俗，某个地域有某个地域之风俗。“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^③”。古人说，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之习尚谓之“风”，由社会环境相殊而形成之习尚叫做“俗”^④。实际上，风俗之形成，是自然和社会环境同时交互陶冶于人类的结果。历代相沿成风，群居相习成俗，“风”与“俗”是融合为一体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：风俗，是一个民族在共同的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，自发地逐渐形成的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，它是社

①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255页，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②张亮采：《中国风俗史》，“序例”1页，“宋”。

③应劭：《风俗通义·序》，第8页。

④见班固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

会观念形态的表现。风俗作为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，是一种不自觉的信仰意识，一种社会心理和传统意识，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对自然、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观点和看法。它以某些方式世代承袭，长期因循，不仅对人们的思想、生活和行为，能产生潜移默化化的作用，而且是人们自愿遵守的民间“法律”，虽非具有“硬控制”性质的国家社会法律，却是具有精神制约力的“软控制”功效的无形法律。它有很强的民族性、地域性、社会性、传承性。

风俗，是时代的镜子，社会的窗口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地区的全面情况，几乎都可借助“风俗”这面时代的镜子反映出来，透过“风俗”这户社会的窗口观察清晰。因此，自古以来，我国历代的治理者，都十分注重民间风俗的观察。“天子巡守……观民风俗^①。”以“美教化，移风俗^②”。古人将风俗对治理社会国家的重大意义，也阐述得十分精辟而充分；楼钥《论风俗纪纲》说：“国家元气，全在风俗；风俗之本，实系纪纲。”应劭《风俗通义·序》说“为政之要，辨风正俗。”贾山《至言》说：“风行俗成，万业之基定^③”。郑晓《论风俗》说：夫世之所谓风俗者，施于朝廷，通于天下，贯于人心，关乎气运，不可一旦而无焉者。”

在我国古代，不仅对风俗的社会意义和政治作用有明确的论述，而且在历代的方志或笔记之类的书籍中，也对各时期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民间风俗，有所记载。这些风俗资料，虽然十分不全，尚处于“叙述”性的低层次研究阶段，远远未达到“论说”性的高层次的研究，但毕竟还有。然而，如前所述，近几十年来的风俗学、民俗学几乎成了一片空白。因此，在中华民族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，至今还没有一部自己民族的风俗辞典，这是和她多姿多彩的文化风貌，很不相称的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，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，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；在这个前提下，民族学、民俗学、风俗学、社会学、

①《尚书》。

②《诗·周南·关雎序》

③《汉书·贾山传》卷五十一。

人类学等等，在短短的几年中有了蓬勃地开展。同时，社会主义时期许多新风尚、新道德、新文化、也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。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《决议》指出：“……要积极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，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，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。”这样因势利导，变革旧风俗，创造与现代物质文明相适应的、将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融为一体的新风尚，使之升华为代表中华民族各兄弟民族的标志，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为了响应党的号召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；回顾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，填补民族学、民俗学、风俗学方面这个历史空缺，在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倡议下，我们着手编纂了这部《中华民族风俗辞典》。

二

我们对《中华民族风俗辞典》的编纂，力图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编辑目的：

首先，力求新颖。《中华民族风俗辞典》（以下简称《风俗辞典》）是一部以民族风俗为体的包括中华民族56个兄弟民族的风俗辞典。编纂出版，无蓝图先例可供参照比较，完全是一种新的大胆尝试，带有拓荒性质。收释56个民族以及尚待进一步进行民族识别的人们共同体（如克木人、僮人）的风俗辞语，共计3021条。除选用古今中外可资借鉴的书面资料以外，也尽量采用第一手“田野作业”材料；所有词目（包括汉族），几乎都是从所搜集的材料中，自行挑拣出来的，现成词目极少。在词目的选择上，注重挑选影响度大、现实性强、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，并具有本民族标志的词目。在辞条的撰写上，统一按照“准确性、稳定性、知识性、可读性”的原则编写和统稿；要求事例典型、语言精炼、述说生动。由于力求词目新颖、材料典型、语言生动简明，《风俗辞典》的知识性和可读性是能得到一定体现的。

在辞典体例上，我们打破“辞典只是工具书”的传统观念，将工具性与学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建立一种新的辞典编纂体例：按民俗工程系统分类，照笔画排列索目。这就使得《风俗辞典》不仅是一部民间

文化工具书，而且是一部民俗学的鸟型。可以说，这是我们改进辞典传统编写法的一种新的尝试。也是本辞典的一个特点。

其次，力求周全。《风俗辞典》，收汇了中华民族56个民族及其支系的各方面民间风俗：天时风俗4类，人生风俗4类，社会风俗5类，经济风俗5类，信仰风俗4类，审美风俗6类。包括了有形的物质风俗和无形的心态风俗的各个方面。在编撰过程中，首先要求尽量搜集“田野作业”和历史资料，辞文的内容要求做到“涵义明确、内容全面、沿革清晰、现状确实”。同时，根据《风俗辞典》的特点，我们还注意从不同角度立体性地介绍一种风俗，尽可能地避免一般辞典就词释义的作法。例如，有的辞书中，将夏历、阴历、农历、太阳历、太阳历、阴阳合历各列一条目，就词释义，文句重复，读者又须互参各条，方能全面了解中国历法的情况，不免费力，我们根据“农历”在风俗中的重要作用，选择这一词目，简介中国历法之构成、演变关系，说明其对风俗形成的影响，就避免了支解、重复的缺陷。其他如诸多时令节日，均采用这种立体性的介绍法。

再次，力求科学。在《风俗辞典》的体例上，我们多方比较了世界近代著名民俗学家的分类法，最后采用了简涛同志的《民俗工程系统分析》^①的理论方法。英国的汤姆森、班妮女士、高梅、瑞爱德、《民俗学手册》、《大英百科全书》，法国的绥皮罗、鲁·桑提夫、汪继乃波，瑞士的古蓝叶、霍夫曼，美国的克洛普，日本的柳田国男、后藤兴善，中国的江绍源、钟敬文，亚洲口头传说文化研究会议等等，都曾提出自己的分类法，各有见地，但都不尽完善。我们认为，简涛同志所设拟的《民俗工程系统》，是在近代民俗学者分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合乎民俗科学实际的、比较可信的分类法，他把天时、人生、社会、经济、信仰、审美六类民俗事象，归成三个系统：（1）观念系统——原始信仰、迷信、俗信；（2）行为系统——岁时节令，人生礼俗、亲族、家族、社团、文学、艺术、竞技；（3）物质系统——生产、交易、衣食住行。这就更加使民俗学有了明确的体系。民俗学本是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我们采用此系统编纂《风俗辞典》，

^①《民俗研究》试刊，1985年，第11页。

也就使它为传播新的民俗学观点和方法,起到一定的作用,并为社会主义的风俗学、民俗学的建立,作了一点较系统的资料准备。

“准确性、稳定性、知识性、可读性”编纂原则,也起到了保证《风俗辞典》科学性的作用。为了确保“准确性”,编者常常反复校核“田野作业”和历史资料,因而校正了一些错误的传播。例如,土家族的一种民间舞蹈,汉族称它为“摆手舞”,我们实地采集的资料说,土家语叫“舍巴日”,“舍巴”即“摆手”,“日”即“做”,根据土家语法,汉语直译“舍巴日”,即是“做摆手”。但见有的民俗学书上却处处叫做“舍日巴”,一查新版辞海,也叫“舍日巴”,讹传盖由此起。我们本可以据自己的“田野作业”材料订正此误,但为了确保科学性,又致函当地熟悉土家族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彭林绪同志,直至核实无误才定下这一条词目。再如纳西族摩梭人的一种原始型婚姻,一般书籍都通称为“阿注”婚,但作者到云南永宁纳西族地区实地考察,才知道“阿注”这一称谓是“朋友”的意思,且系借用普米语;因不合实际,故不为摩梭人接受。纳西族摩梭人称这种特殊婚姻形式为“阿夏”婚,“阿夏”是“情侣”之意,亦有其不同形式。我们根据纳西族自己学者的调查,订正了这个误传。又如哈尼族的“小房”,一般称为“姑娘房”,亦不确;因为一家的未婚子女和逃婚回家的姑娘,都可以在这房屋居住。其他如将哈尼族对妇女的特定称谓“克玛”,误释为对女性的泛称,“贝玛”(祭师兼民族歌手)误为“巫师”,“艾玛突”(主祭神树者)误为“祭龙者”;将彝族的“毕摩”(祭师、经师)简单释为“巫师”;将纳西族的“披毡奔丧”误写为“披毡奔丧”(“毡”是摩梭人自织的毛布;“毡”是彝族的“查尔瓦”);将纳西族的“喂热热”(丧舞,实由“驱鬼”演变而来),误说成是“寻找失羊之歌舞”,而作为文艺起源于劳动的“典型例证”;将傣族、布朗族的“阿占”(祭司),误为“巫师”……《风俗辞典》都一一校正过来。

《风俗辞典》的撰稿人,绝大多数是本民族的研究者或从事某民族研究的工作者,这也是力求科学性的一种考虑。其中蒙古族、藏族、回族、朝鲜族及拉祜族等族的部分民族作者,还将他们撰写的辞条,请专家和本民族学者、研究工作者一一校订过。

为了确保风俗辞目的科学性,我们还规定了选择辞目的统一原

则：（1）根据民俗学、风俗学的研究范围，选择民间的风俗词目；（2）选择既有民俗的实际思想行为，又有公开流行名称的各民族的 actual 风俗词目；（3）两个以上名称的词目，按照民族政策，尊重民族情感，选用各族公认、流行普遍的名称为正目；（4）很多民族都有风俗，原则上归入始有民族的条目中一并撰写，写明共同点和特殊性。这些选择原则和另外一些书写规定，都从不同的侧面，保证了《风俗辞典》的科学性。

《风俗辞典》是一部工具书，自然还属叙述性的研究工作，但它可以初步填补我国风俗学这个空白，并可能以它第一次比较系统的“田野作业”资料，为论说性的风俗学、民俗学的建立，作一块垫脚石。倘能如此，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
三

《风俗辞典》由西北和西南的36位同志共同编纂。西北的同志撰写西北、东北各民族及藏、门巴、珞巴、黎、畲、高山等27个兄弟民族的风俗辞条，由唐祈同志主编。西南的同志撰写西南、中南、东南各兄弟民族及汉族等29个民族的风俗辞条，由彭维金同志主编，执笔撰写辞条是按民族分工的（以作者姓氏笔画为序）：马承宗、马国英撰写回族辞条；马自祥，东乡族；王扎西，回族、撒拉族、保安族、满族、朝鲜族、高山族、达斡尔族、畲族；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、藏族、僮人等；王思宁，傣族、独龙族；东方既晓，布朗族；左玉堂，彝族、拉祜族苦聪人；冉从恒、陈彦，毛难族、苗族、羌族；史军超，拉祜族、哈尼族；彭维金，土家族、汉族；买鸿德，回族、撒拉族、保安族；刘振基，朝鲜族、满族、畲族、裕固族、锡伯族、黎族；刘竹，布依族、侗族、仫佬族、京族；攸延春，怒族；何全江、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、塔吉克族、乌孜别克族、柯尔克孜族、塔塔尔族、俄罗斯族；李力，朝鲜族；李缙绪、白族；李志远，阿昌族；李四明，傈僳族；张雍德，佤族；和钟华，纳西族；杨万智，哈尼族；杨照辉，普米族；赵捷，德昂族、景颇族；段寿桃，白族；哈达·宝力格，蒙古族；唐景福，藏族、土族、裕固族、珞巴族、门巴族、僮人；饶芸子，基诺族；郭清祥，回族；曹继健，瑶族、壮族、